

内容提要

本期《区域动态》涵盖亚美尼亚与俄罗斯关系、美国—中亚峰会、俄罗斯思想文化、普京与卢卡申科会谈成果四个专题。

在亚美尼亚与俄罗斯关系方面，专题内容选自波兰东方研究中心（OSW）2023 年 9 月 11 日的评论文章《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关系出现危机》，作者是东方研究中心土耳其、高加索和中亚系高级研究员沃伊切赫·戈莱基（Wojciech Górecki）。亚美尼亚总统表示，依靠俄罗斯作为其在安全领域的唯一伙伴是一个“战略错误”，未来将试图使其政策多样化。

在美国—中亚峰会方面，专题内容选自俄罗斯信息分析中心“独联体国家与中亚新闻”（Новости стран СНГ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2023 年 9 月 19 日的评论文章《美国—中亚峰会：华盛顿将为该地区带来什么？》，作者是中心记者德米特里·波波夫（Дмитрий Попов）。9 月 19 日，美国—中亚峰会（C5+1）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这是历史上美国与中亚国家首次举行元首级别的峰会。在西方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对抗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将认真尝试平衡俄罗斯和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我们不太可能期待该会议能迅速做出突破性决定，但它将具有象征意义，并将为美国与中亚关系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在俄罗斯思想文化方面，专题内容选自《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杂志（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2023 年第 5 期的文章《不可替代的俄罗斯：“俄罗斯—堡垒”和“俄罗斯—桥梁”思想》，作者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国际关系教授、知名国际政治学者安德烈·齐甘科夫（Андрей Цыганков）。本文归纳了两种俄罗斯民族认同的观点：抵御其他文明扩张的“俄罗斯—堡垒”思想，以及与其他文明开展对话的“俄罗斯—桥梁”思想。

在普京与卢卡申科会谈成果方面，专题内容选自俄罗斯欧亚专家网（Евразия.Эксперт）2023 年 9 月 18 日的评论文章《普京与卢卡申科谈判结果：俄白联盟转向东方》，作者是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系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奥列格·列申纽克（Олег Лешенюк）。2023 年 9 月 15 日，卢卡申科和普京在索契举行会谈。这次会议在东方经济论坛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俄后不久举行，列申纽克评估了俄白两国与朝鲜的合作前景，以及白俄罗斯和俄罗斯领导人的会谈成果。

专题一 亚美尼亚与俄罗斯关系

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关系出现危机

近期，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Nikola Pashinyan）的一系列姿态和言论表明，亚美尼亚已明显疏远与俄罗斯及其盟友的距离，并希望与西方发展友好关系。9 月 3 日，帕希尼扬在接受意大利《共和国报》采访时表示，依赖俄罗斯并将其作为安全领域的唯一伙伴

是“战略错误”，亚美尼亚将试图使政策多样化。9月5日，帕希尼扬召回亚美尼亚常驻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全权代表。与此同时，亚美尼亚国防部还宣布将于9月11日至20日在亚美尼亚境内和美国举行“雄鹰伙伴 2023”（Eagle Partner 2023）联合军事演习。近几个月以来，亚美尼亚采取的其他反俄措施还包括：禁止俄罗斯与亚美尼亚友好与合作协会会长入境；帕希尼扬妻子携一批援助物资访问基辅，这是自俄乌战争以来亚美尼亚首次向乌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递交给国民议会批准，这意味着如果普京进入其领土，亚美尼亚有义务逮捕他并移交至海牙国际刑事法院。

评论

2020年秋季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后，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关系开始降温。虽然俄罗斯通过斡旋促使亚阿两国达成停火协议，使亚美尼亚免于最终失败并完全失去对纳卡地区的控制，但随后俄罗斯未能履行双边联盟协定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所规定的义务，针对阿塞拜疆向亚美尼亚的袭击做出反应。亚美尼亚对此感到失望，开始与俄罗斯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保持距离。其路线转变的一个明显迹象是帕希尼扬在6月初接受CNN采访时表示，亚美尼亚不是莫斯科在俄乌战争中的盟友。亚美尼亚公众对俄罗斯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多次民意调查显示，认为“俄罗斯是亚美尼亚盟友”的受访者比例在不断下降。根据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的一项民意调查，只有10%的受访者认为两国关系非常好，40%的受访者认为两国关系相对较好，15%的受访者认为两国关系非常糟糕，34%的人认为两国关系相对糟糕。

俄罗斯针对亚美尼亚政府表态及做法的官方反应也体现了两国关系危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俄罗斯要求亚美尼亚对其批准《罗马规约》的计划作出澄清。9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召见了亚美尼亚驻俄罗斯大使，向其递交照会，对亚美尼亚政府采取的一系列不友好行为表达抗议。持亲俄立场的评论员也在社交媒体上加强了对亚美尼亚的抨击和帕希尼扬的人身攻击。

当前危机的背景是纳卡地区亚美尼亚控制的区域紧张局势加剧（俄罗斯通过维和部队在该区域充当实际保护者）。自9月初以来，阿塞拜疆武装部队集中在该区域周围，对拉钦走廊日益严格的封锁也在不断恶化纳卡地区的人道主义局势。这些情况正在加速该地区权力结构的瓦解和侵蚀：未获国际承认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总统阿拉伊克·阿鲁秋尼扬（Araik Harutiunian）已辞职，其继任者萨姆维尔·沙赫拉曼尼安（Samvel Shahramanian）于9月9日当选；有报道称，高级官员的家属已逃往亚美尼亚。

在战术层面，帕希尼扬的亲西方姿态旨在引起欧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亚美尼亚内部及其周边地区局势的关注，并获得临时政治援助。欧盟驻亚美尼亚特派团（EUMA）自今年年初以来一直在该地区工作，旨在促进亚美尼亚边境稳定，其存在增加了阿塞拜疆对亚美尼亚发动军事行动的政治成本。与此同时，欧盟和美国的参与也对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起到了稳定和加强作用。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对俄乌战争的关注，西方更积极地参与亚美尼亚及其邻国事务的前景仍然存疑，现在推测西方能否有效地取代俄罗斯成为亚美尼亚的战略伙伴似乎还为时过早。

自 2018 年帕希尼扬上台以来，俄罗斯方面就对他极不信任，再加上他严重的反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权力不发生改变，亚俄两国似乎不太可能恢复良好双边关系。俄罗斯是否准备采取措施将帕希尼扬赶下台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考虑到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这将会是冒险的一步，并有可能破坏整个高加索地区的稳定。但是，如果纳卡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不排除莫斯科方面选择承担这种风险的可能性。例如，如果纳卡地区亚美尼亚裔居民大规模逃往亚美尼亚，那么肯定会有相当一部分难民将这种情况归咎于帕希尼扬，并要求他下台，这将为俄罗斯支持反政府力量创造机会。

(徐睿迪 编译)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波兰东方研究中心 (OSW) 2023 年 9 月 11 日的评论文章《A serious crisis in Armenian-Russian relations》(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关系出现危机)，作者是东方研究中心土耳其、高加索和中亚系高级研究员沃伊切赫·戈莱基 (Wojciech Górecki)。

原文见：<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analyses/2023-09-11/a-serious-crisis-armenian-russian-relations>

专题二 美国—中亚峰会

美国—中亚峰会：华盛顿将为该地区带来什么？

9 月 19 日，美国—中亚峰会 (C5+1) 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这是历史上首次在国家元首级别举行的峰会。在西方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对抗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将认真尝试平衡俄罗斯和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我们不太可能期待论坛能迅速做出突破性决定，但它将具有象征意义，并将为美国与中亚关系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美国总统拜登将亲自出席本次峰会。尽管峰会由白宫方面于 2015 年发起，至今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出席峰会的最高级别官员是美国国务卿。此前，从未有任何美国总统访问过中亚，也从未举行过总统级会晤。“C5+1”机制升级传递出一个信号，即美国政府正在提高中亚地区在其国际事务中的优先地位，并强化在该领域的政策。

自 2022 年年初以来，随着西方与俄罗斯和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对抗日益加剧，美国在中亚的外交活动也在增多。在这期间，一些美国代表团访问了该地区，其中 2023 年 2 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Antony Blinken) 数年来首次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此次在纽约举行的“C5+1”首脑峰会也证实了美国重新参与中亚地区激烈地缘政治斗争的意图。2021 年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后，美国暂时性退出参与中亚事务，减少了对该地区的资金援助和兴趣。2022 年以来，其他世界性权力中心与中亚陆续举行会晤，如 2022 年 1 月首届印度—中亚五国领导人峰会、2022 年 10 月中亚—欧盟领导人首次会晤、2023 年 5 月中国—中亚峰会以及 2023 年 7 月首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海合会)—中亚国家峰会等。

在此背景下，拜登与中亚五国的首次首脑会晤似乎是美国对其他类似峰会做出的延迟外交回应。

借助此次首脑会谈，美国方面希望达成的目标非常明确，即最大限度削弱西方在欧亚地区竞争对手的影响力，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表示，此次峰会并非针对任何第三方。美国政界、分析界及新闻界人士多次表示，与中俄两国对抗是美国在中亚地区外交政策的主要优先事项，这也在美国政府发布的《2022 年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的中亚战略（2019—2025）》等官方文件中被提及。

与此同时，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其他美国官方机构和智囊团（兰德公司、大西洋理事会等）表态判断，华盛顿方面也意识到，随着近年来俄罗斯和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联系日益密切，中亚地区无法迅速脱离俄罗斯和中国。

美国当局将不得不准备在中亚进行长期斗争，采取更加务实的行动，并将资源集中于优先领域。正如西方外交官多次表示，美国希望使中亚国家遵守反俄制裁制度。然而，中亚国家对俄转口受制裁品数量成倍增加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愿望并未实现。华盛顿方面还对中亚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反俄决议上的态度感兴趣。迄今为止，中亚国家对大多数谴责俄罗斯的国际决议都投了弃权票。另一个可能讨论的议题是绕过俄罗斯的跨里海基础设施项目，旨在减少中亚地区对俄经济依赖。

美方很可能利用乌克兰问题，在此次峰会上加剧中亚国家对俄罗斯威胁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担忧。中国与中亚的问题也同样可能被讨论，美国毫不掩饰其对中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迅速加强的担忧。华盛顿方面针对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指控”，包括中亚对中国的债务依赖性不断增加等。

另一个不可避免被讨论的议题是阿富汗问题。由于拜登政府继续坚持孤立塔利班政权，美国可能会试图说服与阿富汗接壤的三个中亚邻国对其采取更强硬的外交政策。

华盛顿也可能打着“阿富汗威胁”的幌子，试图扩大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合作。在过去的两年中，西方媒体曾多次称，美国有意和中亚建立有关军事人才培养、装备供应的计划，并为无人机超视距作战部署基础设施。

总体而言，此次峰会的总统级别凸显了美国对中亚地区的高度重视，很可能成为美国在中亚地区奉行新政策的起点。然而，峰会似乎不太可能取得突破性成果。美国负面的反华反俄言论，引发了与中俄合作紧密的中亚国家不满，同时过去中亚与美国互动的经验也不利于实现该目标。

此前西方一体化倡议（“大中亚”战略、“新丝绸之路计划”）和基础设施项目（跨里海天然气管道、CASA—1000 项目）的失败、颜色革命和干涉内政的行为、北约撤军阿富汗以及对当地经济的投资不足，都给美国与中亚的关系蒙上了阴影。在中俄大规模投资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宣布的价值 5000 万美元的“中亚经济可持续发展倡议”对于人口近 8000 万的地区而言显得滑稽可笑。不容忽视的是，有别于大多数东欧和波罗的海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中亚国家领导人更倾向于捍卫国家利益，受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的影

响较小。这也意味着，此次峰会上各方将很难达成共识。

(徐睿迪 编译)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俄罗斯信息分析中心“独联体国家与中亚新闻”(Новости стран СНГ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2023年9月19日的评论文章《Саммит США –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что Вашингтон предложит региону?》(美国—中亚峰会: 华盛顿将为该地区带来什么?)，作者是俄罗斯信息分析中心“独联体国家与中亚新闻”记者德米特里·波波夫(Дмитрий Попов)。

原文见:

<https://ia-centr.ru/experts/dmitriy-popov/sammit-ssha-tsentralnaya-aziya-chto-vashington-predlozhit-regionu/>

补充信息

[1] 《库赛诺夫: 哈萨克斯坦不必担心二次制裁》(Кусаинов: Казахстану не нужно бояться вторичных санкций)，

<https://ia-centr.ru/experts/darya-matyashova/kusainov-kazakhstanu-ne-nuzhno-boyatsya-vtorichnykh-sanktsiy-/>

[2] 《美国与中国在中亚: 下一步是什么? 》(США против Кита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что дальше?)，

<https://ia-centr.ru/experts/timur-almukov/ssha-protiv-kitaya-v-tsentralnoy-azii-chto-dalshe/>

专题三 俄罗斯思想文化

不可替代的俄罗斯：“俄罗斯—堡垒”和“俄罗斯—桥梁”思想

“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祖国，但只有我们有俄罗斯。”这就是格奥尔基·费多托夫(Георгий Хедотов)对于民族认同的理解。诚然，每一个民族都具有各自的普遍性和不可替代性。本文的目的是引起人们对于两种俄罗斯民族认同观点的关注：一是抵御其他文明扩张的“俄罗斯—堡垒”思想；二是与其他文明开展对话的“俄罗斯—桥梁”思想。

对俄罗斯民族认同思想独特性的两种解释广泛地体现在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的哲学和理论反思中。试图成为“堡垒”、拒绝对话，必然导致俄罗斯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同样地，只关注“桥梁”将可能使俄罗斯忽视对于本民族精神文化内核的巩固，而这正是抵御外部压力的必要手段。

“俄罗斯—堡垒”思想以及俄罗斯抵御西方文明的扩张

“俄罗斯—堡垒”思想是指对本民族精神文化的保护，俄罗斯的精神文化根源可以追溯到拜占庭时期，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关系和地缘政治利益体系。为抵御来自西方的巨大压力，俄罗斯常常把抵御西方文明的扩张作为其首要任务。

很多俄罗斯思想家发展了“俄罗斯—堡垒”思想。以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Аксаков) 为首的斯拉夫派尤其警惕欧洲自由主义和革命思想的兴起, 认为有必要保护俄罗斯免受这些思想的侵害。俄罗斯东正教和公社的价值观被认为是唯一真实的且优于其他一切的价值。泛斯拉夫主义者也有类似的想法, 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Данилевский) 提出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具有代表性。

同一时期, 一些俄国社会思想家强调国家的生存应建立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继亚历山大·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 Герцен) 之后, 俄罗斯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者和理论家提出农民社会主义是俄罗斯平等思想的基础。

在 20 世纪革命后时期, 一些俄国思想家展现出孤立主义的偏好。伊万·伊利因(Иван Ильин) 将俄罗斯的精神复兴与东正教信仰和强有力的合法国家政权联系起来。“俄罗斯一堡垒”思想在斯大林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发展。二战后, “俄罗斯一堡垒”思想的内涵是俄罗斯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历史条件下独立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

许多欧亚主义者也对欧洲的影响保持警惕。继达尼列夫斯基之后, 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Николай Трубецкой)、彼得·萨维茨基(Петр Савицкий) 等欧亚主义者在俄罗斯看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历史类型。萨维茨基的学生列夫·古米廖夫(Лев Гумилев) 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

在苏联解体以及俄罗斯融入西方国家共同体的尝试失败后, “俄罗斯一堡垒”思想得到了新的发展。亚历山大·帕纳林(Александр Панарин) 阐述了东正教“第三罗马”的理想以及东正教与西方“缺乏精神性”的对立。俄罗斯共产党人和欧亚主义者则经常强调前苏联地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自给自足。

“俄罗斯一桥梁”思想及西方对俄罗斯的疏远

学习和借鉴其他文化, 将其融入本民族文化也是俄罗斯思想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 早期的斯拉夫派认为俄罗斯与欧洲有密切的联系, 甚至展现出对欧洲的钦佩之情。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Алексей Хомяков) 称欧洲为“神圣的奇迹之地”, 主张与欧洲实现更加完全的统一。他认为俄罗斯和欧洲在“纯粹的”、不受等级界限限制的基督教原则上进行交流与互鉴是有可能的且必要的。

在农奴制改革后至俄国革命前,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Владимир Соловьёв) 等人真诚地相信俄罗斯与欧洲关系的力量, 认为俄罗斯仍然是欧洲大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 一代俄罗斯人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 他们做好了与西方对话的准备,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Михаил Горбачёв) 上台后也呼吁苏联和西方应该相互尊重。

然而, 随着西方对俄罗斯的疏远, 与西方开展对话与实现一体化的呼声逐渐变小。苏联解体后, 与西方开展社会政治对话的想法并未消失, 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吸引力。起初, 一些人相信可以从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吸取好的成果, 以保护俄罗斯的利益。但俄罗斯与西方没有开展对话, 而是持续陷入冲突, 这种冲突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对抗中发展起来。

如今, 对话在俄罗斯与非西方国家之间进行得更加顺利。在欧亚主义观点的影响下, 政

治和经济组织应运而生，欧亚大陆的对话与合作建立起来。不同于“俄罗斯—堡垒”理论所主张的与西方针锋相对，“俄罗斯—桥梁”的支持者认为一些欧洲国家也有加入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一体化进程的可能。

俄罗斯与西方开展对话和全球合作的必要性

如今，“俄罗斯—堡垒”思想和“俄罗斯—桥梁”思想的支持者经常站在彼此的对立面。未来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该考虑摒弃这种二分法的思考方式，俄罗斯政治思想过于复杂，无法仅用一种理论来阐释。

俄罗斯亟待与西方开展平等的对话。如果持续对俄罗斯施加各种压力，俄罗斯与西方的对话将不会产生任何成果。结束乌克兰冲突需要互信与和平解决冲突的条件。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有必要更新与俄罗斯开展对话和全球合作的观念。首先，俄罗斯的跨文化交流传统由来已久；其次，俄罗斯思想中有强烈的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个人主义民主模式的倾向；第三，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具有独特的利于文明交流的地理位置。

简而言之，未来世界将朝着多边化和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俄罗斯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过程可能伴随着区域化的深化。如果俄罗斯的发展能够摆脱停滞，那么俄罗斯将会在欧亚地区逐渐稳定并成为开放、安全和多元文化的空间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王艺璇 编译)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2023 年第 5 期的文章《Незаменимая Россия: крепости и мосты «Русской идеи»》(不可替代的俄罗斯：“俄罗斯—堡垒”和“俄罗斯—桥梁”思想)，作者为旧金山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知名国际政治学者安德烈·齐甘科夫(Андрей Цыганков)。

原文见：<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nezamenimaya-rossiya/>

专题四 普京与卢卡申科谈判成果

普京与卢卡申科谈判结果：俄白联盟转向东方

2023 年 9 月 15 日，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索契举行谈判。这次会议是在东方经济论坛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并参观东方航天发射场之后不久举行的。白俄罗斯总统也注意到了这一事实，提议普京开展三边合作。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奥列格·列申纽克(Олег Лешенюк)对俄白两国与朝鲜合作的前景以及白俄罗斯和俄罗斯领导人之间的谈判结果进行了评估。

经济合作

卢卡申科和普京以工作会议的形式讨论了当前国际问题、地区问题以及两国在农业和工业领域的经济合作，以及进口替代、俄白两国在联盟国家框架下的协作和其他一体化项目。

目前，2023 年计划的任务已完成 80%，计划在年底前履行 28 个俄白联盟计划项目。列申纽克认为，俄白两国协作的有效性在各个领域都是显而易见的，俄白联盟国家项目是一个成功的政治项目，该项目已成为许多一体化进程的核心和范例，尤其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列申纽克指出，以燃料问题为例，俄白共同市场可以立即解决两国的问题，特别是在面临制裁压力的情况下。俄白联盟国家的燃料市场已经形成，它通过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供应等途径调节两国的需求。

西部边境安全

此次会议并没有忽视地区安全问题，关于地区安全问题的讨论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俄罗斯的背景下进行。会议多次指出乌克兰当局的“傀儡”性质，认为乌克兰冒着失去国家认同的风险，牺牲本国人口和资源来取悦西方伙伴，因为俄罗斯方面提出的在乌克兰实现和平的条件并不能使其赞助者满意。

乌克兰危机本身并不是俄白两国总统谈判的主要议题，列申纽克认为，这是因为现阶段路线和战略早已选定，并且乌克兰的反攻不会成功。乌克兰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向热点地区提供武器，这迫使俄罗斯不得不与外国开展军事技术合作，而美国迫使俄罗斯与外国开展军事技术合作应该被视为其对俄罗斯对外事务的又一次干涉。

东方伙伴

普京与卢卡申科会晤关键成果之一是讨论俄罗斯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的结果。白俄罗斯总统提出的“三方合作”的方案并非没有道理。俄白两国可以致力于在科学和经济合作领域发展与朝鲜的关系。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一样，在实施建造空间卫星、交通运输和农业领域等项目方面具有经验，军事技术合作领域的经验也令朝鲜方面感兴趣。

朝鲜领导人访问俄罗斯引发韩国和美国不满，韩美两国谴责朝鲜和俄罗斯之间的互动，称其违反了联合国的制裁指令。与此同时，通过此次访问，朝鲜当局也表明其在了解地缘政治趋势的前提下，拒绝与美国就弹道导弹和核武器进行对话的立场。

列申纽克认为，朝鲜正在严厉制裁的压力下发展核武器，朝鲜军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之一，拥有军事装备和生产经验，因此俄罗斯与朝鲜的协作是巩固欧亚地区安全的战略性步骤。

对西方的警告

俄白联盟国家和朝鲜的方针具有潜在统一的可能性已经令西方世界感到恐惧。值得注意的是，俄朝元首会晤地点在东方航天发射场。这不仅是俄罗斯先进成就的成功展示，也是俄罗斯对美国的镜像措施，这一举动发人深思：美国和北约毫不掩饰地在波罗的海盟国的边界附近部署部队。而与此同时，俄罗斯和朝鲜领导人的会晤也提醒人们，美洲大陆并非无懈可击，可以从东方轻松抵达。

朝鲜拥有射程超过 1.5 万公里的核武器。俄罗斯不久前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以及俄白领导人共同商讨朝鲜事宜再次证明了俄罗斯的潜力及其捍卫盟国利益的严肃意图。因

此,俄罗斯当局暗示了降低美国和北约的军事活跃度,在乌克兰问题上转入寻求妥协的阶段,以及稳定东欧关系的必要性。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对于谈判始终持开放态度。

(王艺璇 编译)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俄罗斯欧亚专家网 2023 年 9 月 18 日的评论文章《Итог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утина и Лукашенко: Союз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оворачивает на Восток》(普京与卢卡申科谈判结果:俄白联盟转向东方),作者是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系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奥列格·列申纽克(Олег Лешенюк)。

原文见:

<https://eurasia.expert/itogi-peregovorov-putina-i-lukashenko-soyuznoe-gosudarstvo-povorachivaet-na-vostok/>

注:本文所有内容均取自当地媒体,主要呈现地区内专家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编译:王艺璇 徐睿迪

选题&审校:郭宸岑 杨子桐 张韦康 周游